

北島 駱以軍 童心喚文學

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日前主辦的「文學創作教學研討會」上，當代詩人北島以「童心的意義」為題，講述了「童心」之於創作和教育的重要意義；而台灣小說家駱以軍則坦言動手「抄書」乃其二十年來培養自身閱讀寫作習慣的「私人秘籍」。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偉



■ 眾嘉賓出席「文學創作教學研討會」。

在北島眼裡，「童心」的有與無，多與少，跟個人年齡的大小並不存在必然聯繫，他認為，若是遺失童心，即便小小年紀亦有可能早衰，某些高齡長者假如能保持童心，即便已逾耄耋之年卻依舊天真未褪、初心不改。北島強調的童心，不是單純的幼稚與孩子氣，那是尚未被條條框框束縛，敢於顛覆規矩的勇氣；是面對世界所提出的無盡追問，是好奇心與同情心，也是教育應環繞的核心。

教育上的流水線

2007年起，北島結束了近20年漂泊歐美的生活，定居香港，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在接近十年的詩歌及散文創作教學中，對北島而言有個十分重要的時間節點。那是2012年1月7日的下午，作為第八屆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閉幕式主講人，北島向即將畢業的百餘位文科研究生及博士生發問，他想知道眼下文科世界中的天之驕子中，到底多少人維繫着讀詩的習慣。望着三四隻緩緩舉起的手，北島表示自己受到了刺激，以至於4年後仍記得當晚所經歷的心臟不適，並帶着開玩笑的語氣說道：「後來我中風可能就和這件事有關。」

「那些孩子馬上就要拿到博士學位了，都是很驕傲的，但文科博士連詩歌都不懂，真的讓我很吃驚。低於百分之五的人讀詩，如果再篩一篩的話，他們的詩歌知識可能近乎零。這個過程中，他們焦慮不安，四顧茫然，甚至向主講人提出盲目的挑戰。」由於教書的緣故，這些年北島與年輕人接觸的機會很多，2012年閉幕式上的提問，再結合日常的觀察，令北島分外擔憂，他說：「如果大學變成了流水線，那麼操縱它的就是電腦程式、遙控器和機械手，生產工具背後恐怕是工人、技術員、車間主任、廠長、總經理、董事長，而流水線脫模而成的學生，離開校園後所要走的將是早已被注定的。儘管流水線看起來安全可靠，卻要以放棄創造性和想像力為代價。」

教育權利鏈條趨向官僚化、企業化和冷漠化是北島最不願見到的。他指出，由工具理性所主導的文科教育往往需付出藝術靈魂、好奇心、創造力、想像力，乃至自我表達的能力，而它們卻正好都是北島心目中最寶貴的童心。

2012年中風後，北島的寫作一度陷入停滯，可是為了給下一代留下思想、文學、文明的火種，他在隨後三年間親自甄選出101首風格各異的新詩，收錄在《給孩子的詩》中。其中包含31首中文詩及70首外文詩，涉及阿拉伯語、希伯來語、丹麥語等近二十個外文語種，旨在跨越語言邊界為讀者開拓世界文化視野。儘管詩選取名為《給孩子的詩》，但北島盼能有更多年輕人能讀上一讀，他也曾嘗試以此書作為詩歌創作課的臨時教材，「實驗表明」這本詩集不但適用於孩子，亦適合入門級詩歌愛好者。正如上文所言，所謂的「孩子」不過是童心的懷抱者，與年紀無關。除了《給孩子的詩》外，北島亦計劃在三五年內推動出版給孩子的系列叢書，包括《給孩子的書信》、《給孩子的古典樂》、《給孩子的古文》、《給孩子的演講》等。

在研討會上，香港知名詩人吳美筠亦分享了一個自己與女兒之間的小故事，並提出心中的疑問：「因為我的女兒對詩有興趣，想讀詩，所以我既給她看過一些我寫的詩，也有一些她在學校沒接觸過的香港詩人的新詩。」某次老師佈置作業，吳美筠家的小姑娘為了保證作品的原創性，故意不向母親討教，完成創作後直接交了功課。結果作業不及格，她氣鼓鼓地找媽媽評理。吳美筠把學校的評分標準仔細研究一番後發現：「其實她寫的內容應該不至於不及格，但這份作業和作文一樣，老師依據結構、修辭、錯別字和標點符號四個方向去評分。可能因為女兒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有寫，所以才不及格吧。」小女孩埋怨媽媽所推

潮語減縮造詞「慳力」

新華社綜合報道 隨着現代網絡日益普及，中國近年催生出一批新詞和流行語。不久前，中國教育部和國家語委發佈了《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盤點了2015年的熱詞和流行語，中國傳媒大學教授侯敏說：「這些詞中有些可能轉瞬即逝，有些則會一直保留在我們的語言中。」在侯敏看來，新詞分為幾類，其中較重要的一類是一年中出現的新事物、現象、觀念、認識和科技成果，比如有效保持和利用水資源的「海綿城市」、伴隨微信出現的「點讚」等。第二類是隨着一些詞語的語義磨損而產生的替代詞，比如當人們覺得說「很好」已不足以形成巨大衝擊力時，會改說「巨好」、「超好」等。第三類是網上出現的減縮造詞，例如前些年人們用得很多的「人艱不拆」及「城會玩」等。侯敏認為語言變化的一個原則就是省力、經濟，當一個長的詞語用多了往往會簡化。

一些流行語甚至走進了漢字教育讀本《新華字

典》，在第十一版中出現了「晒」和「奴」等字在網絡上的用法，例如「晒」的解釋是展示，多指在網絡上公開透露自己的信息。去年有媒體的一個問卷調查顯示，1,601名受訪者中超過六成認為當下網絡流行語入侵漢語現象嚴重，近五成受訪者擔心入侵現象會污染漢語。很多人認為應加強傳統文化方面的引導，而出版社和電視台都有相應的對策。語文出版社近期宣佈對中小學語文教科書做了修訂，新的小學課本中關於傳統文化的內容增加到三成，初中課本中增加到了四成。而電視播出的各種傳統語言類的節目，比如中國詩詞大會，也提升了全社會學習、了解傳統文化的興趣。侯敏表示在沒有電視和手機的古代，很多人把語言的錘煉當成一大家事，他們對文字很敬畏，但現在很多人失去了這種敬畏。

台灣知名作詞人方文山則表示網絡用語並不能取代傳統的漢語，因此不會對歌詞、文學創作產生太大影響，他更認為未來簡體漢字將會逐漸磨合。他說：「漢字有幾千年的造字歷史，文字的均勻、對稱和美感已經確定，如果簡化太多，從設計、構圖的角度來說，會失去平衡和美感；而從書寫角度來說，有些筆畫太多的複雜漢字也可以做簡化處理。」方文山更指台灣和香港使用繁體字，大陸使用簡體字，大部分的字互相都可以讀懂，只是書寫起來比較困難。對於簡體字未來的發展，他希望可以走「中間路線」，出現「調和」。這種「調和」的現象便體現在一班試圖把傳統文化與流行語進行結合的年輕人身上。



■ 《新華字典》出現了「晒」等流行語。

溫室裡的兒童

傳統的童話故事裡，雖有邪惡奸人，如《仙履奇緣》的後母，《紅帽子》的矮子靈精等，但故事內容單純，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世界始終美好。現代童話為了配合時代，加插殘酷情節和嘶殺內容，激發了家長們的強烈反對。如何利用童話去引導孩子成長，最近成為西方熱門爭論話題。

事緣於一本名為《兔子共和國》(Watership Down)的童話書，此書於一九七二年於英國出版，作者阿當斯(Richard Adams)原職公務員，因不滿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動亂和人心頹廢，決定寫書去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烏托邦。《兔》內容講述：預言家兔子小多子察覺兔窩高危機四伏，兔群生命不保，牠勸諭兔領袖帶領兔群遷徙，另尋安樂居。牠們經歷重重難關，來到一處豐饒兔場，食物源源不絕，環境溫暖安全，兔群希望安頓下來。後來，衝鋒兔長毛不慎掉進陷阱，小多子立刻警覺到此地仍不宜久留，兔群再度逃亡。途中，兔子與兇惡的鷹群和狼狗搏鬥，曾一度落入人類手中，牠們為了掙扎求生，更自相殘殺。

《兔》書初版時，僅賣出二千五百本。後來該書獲得卡內基文學獎，被《紐約時報》選為全球七本最具意義書本之一，如今更成為經典奇幻著作，作者阿當斯一舉成名。不過，很少讀者會將《兔》視作真正的童話故事；他們認為書中所描繪的是成人世界，和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一樣，假借動物作寓言，將兔子擬人化。一九七八年英國將《兔》書改編成虛幻動畫片《海底沉舟》上映，好評如潮。今年復活節，英國電視第五台為慶祝節日，將電影重播，卻遭到家長和網民猛烈抨擊，譴責影片內容殘酷，鏡頭血腥，令小孩留下心理陰影。BBC(英國廣播公司)為平息民怨，答應重製此片，將劇情改編成四集放映，保留原著中所反映的黑暗



■ 兔子共和國裡危機四伏。

面，但會減少兇殘鏡頭和驚嚇場面。BBC重拍《兔》片消息一公佈，惹來更多爭議。有媒體認為，為什麼現代兒童的心靈如此脆弱，不堪一擊？因為，一九七八年的電影是完全按照該書的內容攝製，當年的兒童觀眾一樣可以承受恐慌；今日的兒童卻生活在溫室裡，受到過度保護。《衛報》署名文章說，當日電影放映時，她還年小，被主題曲《Bright Eyes》(Art Garfunkel主唱)深深打動，但電影鏡頭的確令她不寒而慄。雖然如此，她認為兒童的成長過程中，應該最少看一次恐怖電影或電視，令他們留下災難性的記憶，有助他們將來面對逆境。文章認為，生命與死亡，是人生必經的循環現象，無須加以美化，讓小孩認識死亡的殘酷，並非壞事。

《每日電訊報》的署名文章則持不同見解。文章說，人們一直以為，驚險恐怖故事可以培養小孩子堅強性格；事實上，只會令孩子哭鬧和發惡夢。文章認為，孩子有無限的想像力，他們用不着恐嚇，只需要循循善誘。作者介紹德國家喻戶曉的經典兒童繪本《蓬頭彼得》(Struwwelpeter，一八九九年出版)，內容極具趣味性和教育性，通過一些滑稽故事，就可以改掉孩子的壞習慣，教導他們愛清潔、吃飯安靜、不玩火、做事專注和懂禮貌。可惜作者忘記了，一百多年前的《蓬》故事，還曾被今天的兒童認同嗎？時代進步了，別小看他們的判斷能力啊！

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日前主辦的「文學創作教學研討會」上，當代詩人北島以「童心的意義」為題，講述了「童心」之於創作和教育的重要意義；而台灣小說家駱以軍則坦言動手「抄書」乃其二十年來培養自身閱讀寫作習慣的「私人秘籍」。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偉



■ 眾嘉賓出席「文學創作教學研討會」。

在北島眼裡，「童心」的有與無，多與少，跟個人年齡的大小並不存在必然聯繫，他認為，若是遺失童心，即便小小年紀亦有可能早衰，某些高齡長者假如能保持童心，即便已逾耄耋之年卻依舊天真未褪、初心不改。北島強調的童心，不是單純的幼稚與孩子氣，那是尚未被條條框框束縛，敢於顛覆規矩的勇氣；是面對世界所提出的無盡追問，是好奇心與同情心，也是教育應環繞的核心。

教育上的流水線

2007年起，北島結束了近20年漂泊歐美的生活，定居香港，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在接近十年的詩歌及散文創作教學中，對北島而言有個十分重要的時間節點。那是2012年1月7日的下午，作為第八屆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閉幕式主講人，北島向即將畢業的百餘位文科研究生及博士生發問，他想知道眼下文科世界中的天之驕子中，到底多少人維繫着讀詩的習慣。望着三四隻緩緩舉起的手，北島表示自己受到了刺激，以至於4年後仍記得當晚所經歷的心臟不適，並帶着開玩笑的語氣說道：「後來我中風可能就和這件事有關。」

「那些孩子馬上就要拿到博士學位了，都是很驕傲的，但文科博士連詩歌都不懂，真的讓我很吃驚。低於百分之五的人讀詩，如果再篩一篩的話，他們的詩歌知識可能近乎零。這個過程中，他們焦慮不安，四顧茫然，甚至向主講人提出盲目的挑戰。」由於教書的緣故，這些年北島與年輕人接觸的機會很多，2012年閉幕式上的提問，再結合日常的觀察，令北島分外擔憂，他說：「如果大學變成了流水線，那麼操縱它的就是電腦程式、遙控器和機械手，生產工具背後恐怕是工人、技術員、車間主任、廠長、總經理、董事長，而流水線脫模而成的學生，離開校園後所要走的將是早已被注定的。儘管流水線看起來安全可靠，卻要以放棄創造性和想像力為代價。」

教育權利鏈條趨向官僚化、企業化和冷漠化是北島最不願見到的。他指出，由工具理性所主導的文科教育往往需付出藝術靈魂、好奇心、創造力、想像力，乃至自我表達的能力，而它們卻正好都是北島心目中最寶貴的童心。

2012年中風後，北島的寫作一度陷入停滯，可是為了給下一代留下思想、文學、文明的火種，他在隨後三年間親自甄選出101首風格各異的新詩，收錄在《給孩子的詩》中。其中包含31首中文詩及70首外文詩，涉及阿拉伯語、希伯來語、丹麥語等近二十個外文語種，旨在跨越語言邊界為讀者開拓世界文化視野。儘管詩選取名為《給孩子的詩》，但北島盼能有更多年輕人能讀上一讀，他也曾嘗試以此書作為詩歌創作課的臨時教材，「實驗表明」這本詩集不但適用於孩子，亦適合入門級詩歌愛好者。正如上文所言，所謂的「孩子」不過是童心的懷抱者，與年紀無關。除了《給孩子的詩》外，北島亦計劃在三五年內推動出版給孩子的系列叢書，包括《給孩子的書信》、《給孩子的古典樂》、《給孩子的古文》、《給孩子的演講》等。

在研討會上，香港知名詩人吳美筠亦分享了一個自己與女兒之間的小故事，並提出心中的疑問：「因為我的女兒對詩有興趣，想讀詩，所以我既給她看過一些我寫的詩，也有一些她在學校沒接觸過的香港詩人的新詩。」某次老師佈置作業，吳美筠家的小姑娘為了保證作品的原創性，故意不向母親討教，完成創作後直接交了功課。結果作業不及格，她氣鼓鼓地找媽媽評理。吳美筠把學校的評分標準仔細研究一番後發現：「其實她寫的內容應該不至於不及格，但這份作業和作文一樣，老師依據結構、修辭、錯別字和標點符號四個方向去評分。可能因為女兒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有寫，所以才不及格吧。」小女孩埋怨媽媽所推

溫室裡的兒童

傳統的童話故事裡，雖有邪惡奸人，如《仙履奇緣》的後母，《紅帽子》的矮子靈精等，但故事內容單純，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世界始終美好。現代童話為了配合時代，加插殘酷情節和嘶殺內容，激發了家長們的強烈反對。如何利用童話去引導孩子成長，最近成為西方熱門爭論話題。

事緣於一本名為《兔子共和國》(Watership Down)的童話書，此書於一九七二年於英國出版，作者阿當斯(Richard Adams)原職公務員，因不滿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動亂和人心頹廢，決定寫書去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烏托邦。《兔》內容講述：預言家兔子小多子察覺兔窩高危機四伏，兔群生命不保，牠勸諭兔領袖帶領兔群遷徙，另尋安樂居。牠們經歷重重難關，來到一處豐饒兔場，食物源源不絕，環境溫暖安全，兔群希望安頓下來。後來，衝鋒兔長毛不慎掉進陷阱，小多子立刻警覺到此地仍不宜久留，兔群再度逃亡。途中，兔子與兇惡的鷹群和狼狗搏鬥，曾一度落入人類手中，牠們為了掙扎求生，更自相殘殺。

《兔》書初版時，僅賣出二千五百本。後來該書獲得卡內基文學獎，被《紐約時報》選為全球七本最具意義書本之一，如今更成為經典奇幻著作，作者阿當斯一舉成名。不過，很少讀者會將《兔》視作真正的童話故事；他們認為書中所描繪的是成人世界，和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一樣，假借動物作寓言，將兔子擬人化。一九七八年英國將《兔》書改編成虛幻動畫片《海底沉舟》上映，好評如潮。今年復活節，英國電視第五台為慶祝節日，將電影重播，卻遭到家長和網民猛烈抨擊，譴責影片內容殘酷，鏡頭血腥，令小孩留下心理陰影。BBC(英國廣播公司)為平息民怨，答應重製此片，將劇情改編成四集放映，保留原著中所反映的黑暗



■ 兔子共和國裡危機四伏。

面，但會減少兇殘鏡頭和驚嚇場面。BBC重拍《兔》片消息一公佈，惹來更多爭議。有媒體認為，為什麼現代兒童的心靈如此脆弱，不堪一擊？因為，一九七八年的電影是完全按照該書的內容攝製，當年的兒童觀眾一樣可以承受恐慌；今日的兒童卻生活在溫室裡，受到過度保護。《衛報》署名文章說，當日電影放映時，她還年小，被主題曲《Bright Eyes》(Art Garfunkel主唱)深深打動，但電影鏡頭的確令她不寒而慄。雖然如此，她認為兒童的成長過程中，應該最少看一次恐怖電影或電視，令他們留下災難性的記憶，有助他們將來面對逆境。文章認為，生命與死亡，是人生必經的循環現象，無須加以美化，讓小孩認識死亡的殘酷，並非壞事。

《每日電訊報》的署名文章則持不同見解。文章說，人們一直以為，驚險恐怖故事可以培養小孩子堅強性格；事實上，只會令孩子哭鬧和發惡夢。文章認為，孩子有無限的想像力，他們用不着恐嚇，只需要循循善誘。作者介紹德國家喻戶曉的經典兒童繪本《蓬頭彼得》(Struwwelpeter，一八九九年出版)，內容極具趣味性和教育性，通過一些滑稽故事，就可以改掉孩子的壞習慣，教導他們愛清潔、吃飯安靜、不玩火、做事專注和懂禮貌。可惜作者忘記了，一百多年前的《蓬》故事，還曾被今天的兒童認同嗎？時代進步了，別小看他們的判斷能力啊！

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日前主辦的「文學創作教學研討會」上，當代詩人北島以「童心的意義」為題，講述了「童心」之於創作和教育的重要意義；而台灣小說家駱以軍則坦言動手「抄書」乃其二十年來培養自身閱讀寫作習慣的「私人秘籍」。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偉



■ 眾嘉賓出席「文學創作教學研討會」。

在北島眼裡，「童心」的有與無，多與少，跟個人年齡的大小並不存在必然聯繫，他認為，若是遺失童心，即便小小年紀亦有可能早衰，某些高齡長者假如能保持童心，即便已逾耄耋之年卻依舊天真未褪、初心不改。北島強調的童心，不是單純的幼稚與孩子氣，那是尚未被條條框框束縛，敢於顛覆規矩的勇氣；是面對世界所提出的無盡追問，是好奇心與同情心，也是教育應環繞的核心。

教育上的流水線

2007年起，北島結束了近20年漂泊歐美的生活，定居香港，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在接近十年的詩歌及散文創作教學中，對北島而言有個十分重要的時間節點。那是2012年1月7日的下午，作為第八屆國際研究生「當代中國」研討班閉幕式主講人，北島向即將畢業的百餘位文科研究生及博士生發問，他想知道眼下文科世界中的天之驕子中，到底多少人維繫着讀詩的習慣。望着三四隻緩緩舉起的手，北島表示自己受到了刺激，以至於4年後仍記得當晚所經歷的心臟不適，並帶着開玩笑的語氣說道：「後來我中風可能就和這件事有關。」

「那些孩子馬上就要拿到博士學位了，都是很驕傲的，但文科博士連詩歌都不懂，真的讓我很吃驚。低於百分之五的人讀詩，如果再篩一篩的話，他們的詩歌知識可能近乎零。這個過程中，他們焦慮不安，四顧茫然，甚至向主講人提出盲目的挑戰。」由於教書的緣故，這些年北島與年輕人接觸的機會很多，2012年閉幕式上的提問，再結合日常的觀察，令北島分外擔憂，他說：「如果大學變成了流水線，那麼操縱它的就是電腦程式、遙控器和機械手，生產工具背後恐怕是工人、技術員、車間主任、廠長、總經理、董事長，而流水線脫模而成的學生，離開校園後所要走的將是早已被注定的。儘管流水線看起來安全可靠，卻要以放棄創造性和想像力為代價。」

教育權利鏈條趨向官僚化、企業化和冷漠化是北島最不願見到的。他指出，由工具理性所主導的文科教育往往需付出藝術靈魂、好奇心、創造力、想像力，乃至自我表達的能力，而它們卻正好都是北島心目中最寶貴的童心。

2012年中風後，北島的寫作一度陷入停滯，可是為了給下一代留下思想、文學、文明的火種，他在隨後三年間親自甄選出101首風格各異的新詩，收錄在《給孩子的詩》中。其中包含31首中文詩及70首外文詩，涉及阿拉伯語、希伯來語、丹麥語等近二十個外文語種，旨在跨越語言邊界為讀者開拓世界文化視野。儘管詩選取名為《給孩子的詩》，但北島盼能有更多年輕人能讀上一讀，他也曾嘗試以此書作為詩歌創作課的臨時教材，「實驗表明」這本詩集不但適用於孩子，亦適合入門級詩歌愛好者。正如上文所言，所謂的「孩子」不過是童心的懷抱者，與年紀無關。除了《給孩子的詩》外，北島亦計劃在三五年內推動出版給孩子的系列叢書，包括《給孩子的書信》、《給孩子的古典樂》、《給孩子的古文》、《給孩子的演講》等。

在研討會上，香港知名詩人吳美筠亦分享了一個自己與女兒之間的小故事，並提出心中的疑問：「因為我的女兒對詩有興趣，想讀詩，所以我既給她看過一些我寫的詩，也有一些她在學校沒接觸過的香港詩人的新詩。」某次老師佈置作業，吳美筠家的小姑娘為了保證作品的原創性，故意不向母親討教，完成創作後直接交了功課。結果作業不及格，她氣鼓鼓地找媽媽評理。吳美筠把學校的評分標準仔細研究一番後發現：「其實她寫的內容應該不至於不及格，但這份作業和作文一樣，老師依據結構、修辭、錯別字和標點符號四個方向去評分。可能因為女兒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有寫，所以才不及格吧。」小女孩埋怨媽媽所推

溫室裡的兒童

傳統的童話故事裡，雖有邪惡奸人，如《仙履奇緣》的後母，《紅帽子》的矮子靈精等，但故事內容單純，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世界始終美好。現代童話為了配合時代，加插殘酷情節和嘶殺內容，激發了家長們的強烈反對。如何利用童話去引導孩子成長，最近成為西方熱門爭論話題。

事緣於一本名為《兔子共和國》(Watership Down)的童話書，此書於一九七二年於英國出版，作者阿當斯(Richard Adams)原職公務員，因不滿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動亂和人心頹廢，決定寫書去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烏托邦。《兔》內容講述：預言家兔子小多子察覺兔窩高危機四伏，兔群生命不保，牠勸諭兔領袖帶領兔群遷徙，另尋安樂居。牠們經歷重重難關，來到一處豐饒兔場，食物源源不絕，環境溫暖安全，兔群希望安頓下來。後來，衝鋒兔長毛不慎掉進陷阱，小多子立刻警覺到此地仍不宜久留，兔群再度逃亡。途中，兔子與兇惡的鷹群和狼狗搏鬥，曾一度落入人類手中，牠們為了掙扎求生，更自相殘殺。

《兔》書初版時，僅賣出二千五百本。後來該書獲得卡內基文學獎，被《紐約時報》選為全球七本最具意義書本之一，如今更成為經典奇幻著作，作者阿當斯一舉成名。不過，很少讀者會將《兔》視作真正的童話故事；他們認為書中所描繪的是成人世界，和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一樣，假借動物作寓言，將兔子擬人化。一九七八年英國將《兔》書改編成虛幻動畫片《海底沉舟》上映，好評如潮。今年復活節，英國電視第五台為慶祝節日，將電影重播，卻遭到家長和網民猛烈抨擊，譴責影片內容殘酷，鏡頭血腥，令小孩留下心理陰影。BBC(英國廣播公司)為平息民怨，答應重製此片，將劇情改編成四集放映，保留原著中所反映的黑暗



■ 兔子共和國裡危機四伏。

面，但會減少兇殘鏡頭和驚嚇場面。BBC重拍《兔》片消息一公佈，惹來更多爭議。有媒體認為，為什麼現代兒童的心靈如此脆弱，不堪一擊？因為，一九七八年的電影是完全按照該書的內容攝製，當年的兒童觀眾一樣可以承受恐慌；今日的兒童卻生活在溫室裡，受到過度保護。《衛報》署名文章說，當日電影放映時，她還年小，被主題曲《Bright Eyes》(Art Garfunkel主唱)深深打動，但電影鏡頭的確令她不寒而慄。雖然如此，她認為兒童的成長過程中，應該最少看一次恐怖電影或電視，令他們留下災難性的記憶，有助他們將來面對逆境。文章認為，生命與死亡，是人生必經的循環現象，無須加以美化，讓小孩認識死亡的殘酷，並非壞事。

《每日電訊報》的署名文章則持不同見解。文章說，人們一直以為，驚險恐怖故事可以培養小孩子堅強性格；事實上，只會令孩子哭鬧和發惡夢。文章認為，孩子有無限的想像力，他們用不着恐嚇，只需要循循善誘。作者介紹德國家喻戶曉的經典兒童繪本《蓬頭彼得》(Struwwelpeter，一八九九年出版)，內容極具趣味性和教育性，通過一些滑稽故事，就可以改掉孩子的壞習慣，教導他們愛清潔、吃飯安靜、不玩火、做事專注和懂禮貌。可惜作者忘記了，一百多年前的《蓬》故事，還曾被今天的兒童認同嗎？時代進步了，別小看他們的判斷能力啊！